



黑箭

罗·路·斯蒂文生著
陈伯吹 沈小嫻译

黑 箭

薔薇戰爭的故事

羅·路·斯蒂文生著

陳伯吹 沈小嫻譯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8年·北京

黑 箭

(蔷薇战争的故事)

〔英〕罗·路·斯蒂文生

陈伯吹 沈小媚译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售

*

787×1092 1/32 9 5/8 印张 1 插页

1958年8月北京第1版 195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0 定价(5)0.37元

內 容 提 要

1455年，薔薇戰爭爆發了。這是英國約克族和蘭凱斯脫族為了爭奪英國皇位而發動的一次內戰。戰爭歷時三十年，給英國人民帶來了極大的損失。戰爭在1485年結束，約克族戰勝了蘭凱斯脫族，亨利第七在戰場上加冕做了皇帝，建立了都鐸爾皇朝。本書以這次戰爭為背景，通過一些驚險動人的事例，描寫戰爭場景，揭露英國貴族的殘暴和封建制度的毒害。主人公利却·席爾吞的父親被蘭凱斯脫黨但尼爾爵士謀殺，他的愛人琼娜被但尼爾爵士剝奪了婚姻自由權；為了報父仇，拯救琼娜，他化裝僧人，潛入但尼爾爵士的宮邸，幾乎因此喪了命，後來終於在反抗貴族壓迫的黑箭黨人協助下，报了父仇，使琼娜獲得了自由。

作者羅伯特·路易士·史蒂文生是英國十九世紀歷史傳奇作家，在英語國家里，他的書是青年和兒童喜愛的課外讀物，也很受一般讀者歡迎。

ROBERT LOUIS STEVENSON
THE BLACK ARROW
J. M. DENT & SONS LTD.
LONDON, 1951

統一書號：10009·365

定價八角七分

目 次

楔子 約翰·鋤虛者

第一部 兩個孩子

第一章	在凱脫壘的太陽旅館里·····	24
第二章	在沼澤里·····	35
第三章	沼澤畔的渡口·····	43
第四章	一羣綠林好漢·····	51
第五章	“象獵人一樣的殘酷”·····	61
第六章	一天結束了·····	71
第七章	蒙面人·····	79

第二部 莫特堡

第一章	狄克提出疑問·····	92
第二章	兩個誓言·····	103
第三章	經堂上面的房間·····	113
第四章	秘密過道·····	122
第五章	狄克改變了立場·····	128

第三部 福克斯汉男爵

第一章	海岸边的别墅	139
第二章	黑暗中的一场小冲突	147
第三章	圣勃勒达十字架	154
第四章	“好运号”(上)	159
第五章	“好运号”(中)	169
第六章	“好运号”(下)	175

第四部 伪装

第一章	地洞	182
第二章	“在敌人的房子里”	190
第三章	一个死探子	202
第四章	在大僧院的礼拜堂里	212
第五章	喇辛汉伯爵	224
第六章	冤家路窄	228

第五部 駝子

第一章	尖声的喇叭	242
第二章	蕭尔培战役(上)	251
第三章	蕭尔培战役(下)	258
第四章	蕭尔培城的搶劫	263
第五章	在森林里的晚上:爱丽茜霞·喇辛汉(上)	274
第六章	在森林里的晚上:狄克和瓊娜(下)	283
第七章	狄克的复仇	295
第八章	美滿的結果	300

楔子 約翰·鋤虐者

一个暮春的下午，吞斯脫尔村莫特堡^①上突然响起了一阵警鐘。沿岸远近的居民，在森林里的、或者在田野里的，都放下了工作，向着鐘声奔去；在吞斯脫尔村里，站着一群貧苦的农民，他們对于这样紧急的召集都感到惊奇。

吞斯脫尔村的面貌，在亨利第六統治下和今天完全沒有兩样。二十間左右用笨重的橡树盖成的屋子，零落地散布在一長条起自河岸的、綠油油的山谷里。山谷下的驛路跨过一座桥梁，通到对岸，消失在通往莫特堡的森林边，再过去就是圣林礼拜堂。在到村子去的半路上，那礼拜堂聳立在紫杉林里。每一边都圍繞着斜坡，四周的景色包圍在蒼翠的榆树和成蔭的橡树林中。

桥梁附近的土堆上有一座石十字架，人們就集合在这里

* 薔薇战争（1455-1485年）是英国蘭凱斯脫和約克兩族爭奪皇位的內战，約克族以白薔薇为标帜，蘭凱斯脫族以紅薔薇为标帜，战争相持三十年之久，故又名“三十年战争”。——書名副題的注

① 原文作 Moat House 照字义來說 Moat 为四周有护城河的城堡，現在因为没有适当的譯法，权且譯它的音。

——几个妇女和一个穿褐色宽袍的高个子男人——談論着警鐘可能預示的事情。半小时以前，有一个專差經過村子，他因为負着紧急的使命，連馬都沒敢下，在馬鞍上喝了一壺麥酒就跑了，不过他自己也不知道傳遞的是什麼，只是奉命把但尼尔·伯拉克雷爵士的密件交給教区长奥列佛·渥斯爵士，堡主人不在的时候，就由他代理堡里的事务。

可是接着又傳來了一陣馬蹄声；不多一会儿，但尼尔爵士的被保护人——年輕的利却·席尔吞少爷騎着馬跑出了树林的邊緣，踏过发着回声的桥，赶上来了。人們想他一定会知道底細的，因此就招呼他，請求他解釋警鐘的原因。他非常乐意地勒住了馬——那是一个年紀不到十八岁的青年，褐色皮肤、灰眼睛、穿着鹿皮短外套，黑天鹅絨的領子，头戴一頂綠色的风帽，背上背了一把铁弩。原来那專差傳遞的是个重要消息。战争馬上要开始了。但尼尔爵士已經下令召集每一个会拉弓、使刀的人，火速到凱脫壘去，如果違抗他的命令，是要受到严厉处罰的，至于为誰作战，在什麼地方作战，就連狄克^①也不知道。不过奥列佛爵士立刻就会亲自来的，这会儿伯納脫·海吉正在披起武裝呢，因为他是这一伙人的領队。

“这简直是要把慈愛的大地毀了，”有一个女人說。“要是男爵們靠打仗过日子的話，庄稼人只好啃樹根了。”

“甚么話！？”狄克說，“凡是跟去打仗的，每天都发六辨士^②，射箭的发十二辨士。”

① 狄克是利却的小名。

② 英國貨幣單位名。

“要是不打死，”那女人回答說，“这倒是滿好的；要是死了呢，少爷？”

“他們沒有比为領主牺牲更光榮的事情了。”狄克說。

“他可不是我的領主，”穿寬袍的人說。“以前我和我們勃烈尔雷地方的人都伺候着华盛汉斯，到今年的圣烛节^①为止，整整的兩年了。可是現在我只好拥护伯拉克雷！这是法律規定了的，能叫你們領主嗎？現在，但尼尔爵士和奥烈佛爵士又怎么样呢，他們講法律要比講良心多啊！除了哈利^②第六之外，我沒有第二个領主了！上帝保佑他！——这个无辜的可憐人連左右手都分不清呢^③。”

“朋友，你說錯了，”狄克說，“你把你善良的主人和皇上混罵在一起了。但是哈利陛下——謝謝圣灵保佑！——他的头脑已經清醒过来了，一切事情都会正常起来。你背着但尼尔爵士倒是挺有胆量的。不过我不是搬弄是非的人；你别再多說了。”

“我不是說你的坏話，利却少爷，”农民回答說。“你还是个小孩子呢；可是等你長大了，你会发现你口袋里連一个子儿都沒有。我不再多說了；愿圣灵帮助但尼尔爵士的邻居們，愿

① 圣燭节为二月二日，即馬利亞抱耶穌入圣殿的日子，羅馬教在那天举行燭队，祓除一年間圣坛所用蜡燭，故名。

② 亨利的爱称。

③ 1454年亨利第六的腦疾使他丧失了智力，由爱德华第三的儿子利却攝政，及至亨利病愈，約克党人支持利却，不令亨利亲政，于是三十年战争就这样开始了。

圣母保护他的被保护人！”

“克立浦司培，”利却說，“你說的話我簡直不要听。但尼尔爵士是我敬爱的尊長，也是我敬爱的保护人。”

“好吧，現在你能不能回答我一個問題？”克立浦司培回答說。“但尼尔爵士是拥护哪一派的？”

“我不知道，”狄克說，臉蛋上起了一陣紅暈；因为他的保护人那个变乱时期內不断地改变着立場，而且每次改变都使他多撈得一笔資財。

“唉，”克立浦司培說，“你根本是个小孩子。真的，他天天上床的时候还是一个蘭凱斯脫党人，而第二天早晨爬起来就变成約克党了。”

这时候桥上发出鉄蹄的响声，大伙儿都轉过头去，看到伯納脫·海吉飞奔着来了——他是个臉皮褐色，头发灰白的家伙，样子笨拙，外表凶惡。他佩着短劍長枪，戴着头盔，身上披着短皮外套。他是这几个地区里的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是但尼尔爵士平时和战时的得力帮手，那时候，他被主人信任，当着一个小区的总管。

“克立浦司培，”他喊着說，“赶快到莫特堡去，叫其余的懶汉們也都到停柩門^①前集合。鮑育尔会发給你衣甲和头盔的。我們必須在戒严前出发。注意，但尼尔爵士对最后一个报到的人准会給他好看的。得好好地注意哪！我知道你是一个沒有用的人。娜娜，”他轉向一个女人接着說，“老阿普蘭雅

① 为教堂墓地上的有頂的門廊，凡欲安葬的棺材，必須停放在那里，等候神父举行安葬的仪式。

达在城里嗎？”

“我敢向您保証，”女人回答說。“他一定在地里。”

当克立浦司培懶洋洋地过了桥，伯納脫和年輕的席尔吞一起騎着馬穿过村庄，經過礼拜堂的时候，人們也都散了。

“你馬上就能看到那个老潑貨了，”伯納脫說。“他談起亨利第五来，总是嘮叨好半天，比釘一匹馬蹄的时间还要長。这都是因为他参加过法国战争^①的緣故啊！”

他們在村庄尽头紫丁香丛中的一所屋子前停了下来，屋子外面，三面都是通向森林边缘的地势渐渐高的牧场。

海吉下了馬，把繩繩往篱笆上一扔。狄克紧跟在他的旁边，朝着正在地里翻土的老兵走过去。老兵站在齐膝高的甜菜丛里，不时地拉开破嗓子，唱着断断续续的歌。他除了凤帽、披肩是黑粗布的和腰帶是深紅粗布的以外，全身穿着皮革做的衣服，他的臉不論是从顏色或者从皺紋上來說，都很象胡桃壳，但是他那对年老的灰眼睛，却依旧非常清明，目力也沒有衰退。也許他是个聾子，也許他認為，象他那样一个身經阿金庫尔^②战役的老射手，不屑去注意这类普通事情，因此那沉重的警鐘声以及伯納脫和那小伙子的走近来，他都毫不在乎，他一面繼續頑強地翻着地，一面放开尖脆而抖动的嗓子唱着：

現在，亲爱的小姐，如果你愿意，

請你愛憐我吧，我求你。

① 这里的法国战争是指英法間发生的百年战争（1337-1457）。

② 阿金庫尔战役（1415）为百年战争中亨利第五获得大胜的一次战役。

“聶克·阿普蘭雅達，”海吉說，“奧烈佛爵士吩咐你在一小時內趕到莫特堡，到那里听候命令。”

老家伙抬起頭來。

“上帝拯救你們，我的爺兒們！”他吡着牙齒笑着說。“海吉大爺上哪兒去啊？”

“凡是拿得出馬匹來的人，都由我海吉大爺率領着到凱脫壘去，”伯納脫說。“戰爭好象快爆发了，我的主人正等待着援軍呢。”

“哦，是嗎，”阿普蘭雅達說。“可是你撥給我多少人留守呢？”

“撥給你六個人，再加上奧烈佛爵士。”海吉說。

“這樣絕對守不住的，”阿普蘭雅達說，“人數太少了，至少得有四十多個人才行。”

“是呀，我們就是为了這緣故，才到你這兒來的，老潑貨！”海吉說，“除了你以外，誰還能帶着這樣少的人馬守住險要的城堡呢？”

“嘿，這叫做臨急抱佛腳，”聶克說。“你們根本就沒有人會騎馬、使刀；至于射箭的——天曉得！——如果老亨利第五活着的話，他一定會站在那兒毫不在乎地讓你們射他的。”

“不，聶克，也有人拉得一手好弓呢，”伯納脫說。

“拉得一手好弓！”阿普蘭雅達嚷着說。“嘿！可是誰射的箭能叫我看得上眼？那是要有尖利的眼光和灵活的頭腦的哪。好吧，您說怎樣才算得上遠距離射箭，伯納脫·海吉？”

“這個，”伯納脫向四周看了一眼，說：“遠距離射箭應該是

从这里到森林吧。”

“唔，这还勉强算得上远距离，”老家伙回过头去看了一眼說，接着又把手搭在眼睛上，站在那儿看出了神。

“你在看什么？”伯納脫嗤的笑了一声，問，“你看到哈利第五了嗎？”

老射手繼續默默地注視着山上。阳光照耀在傾斜的牧場上，几只白羊兜來轉去地吃着嫩草，四周除了远处傳來杂乱的鐘声外，靜悄悄地沒有一點儿声音。

“这是什么，阿普蘭雅达？”狄克問。

“是鳥哇，”阿普蘭雅达說。

那是千真万确的，距离他們站着的田野，約摸一箭路光景的地方，有一座森林，傾斜地在牧場上形成一条狹長的舌形，舌形的尽头有兩棵优美的綠油油的榆树，树林的頂上有一群鳥正来回地飞着，它們显然很慌亂。

“鳥儿有什么了不起？”伯納脫說。

“啊！”阿普蘭雅达說，“伯納脫大爷，你的确是一个打仗的好手哪，要知道，鳥儿是最好的哨兵，在森林里它們是第一道防綫。告訴你吧，如果我們在这里宿营，可能有射手們埋伏着窺視我們的；我看你呀，准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

“什么，老潑貨，”海吉說，“在凱脫壘除了但尼尔爵士的軍隊外，我們附近就沒有別的軍隊了，你跟住在倫敦塔里一样安全呢；可是你却拿几只鳥儿、雀儿来吓唬人！”

“听他說的！”阿普蘭雅达冷笑着說。“許多惡棍宁愿牺牲他們的混帳耳朵，讓我倆中間的一个叫人射死呢！天曉得！

好家伙，他們把我們恨入骨呢！”

“可不是嘛，那倒是真的，他們都痛恨着但尼尔爵士呢，”海吉帶着几分严肃的神气，回答說。

“是呀，他們痛恨但尼尔爵士，痛恨所有跟从他的人，”阿普蘭雅达說，“可是他們最痛恨的却是伯納脫·海吉和尼古拉^①老射手。你說，如果那森林邊緣有一个高高大大的家伙，而你我站的地位对他都同样的方便——向圣乔治起誓！——你說他会选上誰呢？”

“我敢担保，准是你，”海吉回答。

“我敢賭咒，一定是你！”老射手嚷着說。“你燒掉了格林姆斯东，伯納脫，他們永远也不会饒恕你的，我的大爷。至于我，可馬上要到一个好地方去了。上帝允許，那里永远受不到箭或者是炮的威胁。我老啦，就快回老家了。可是你呀，伯納脫，危險正多着呢，如果你能活到象我这样年紀而不被絞死的話，真是天沒眼睛了。”

“你是吞斯脫尔森林最潑辣的老蠢貨了，”海吉显然是被那些恐吓的話激怒了，回答說。“現在別再魯苏了，趁奧烈佛爵士沒来以前，赶快武裝起来吧。要是你跟亨利第五講了那么一大堆的話，准把他的耳朵都裝飽了。”

一支箭在空中象只大黃蜂似的颼的响了一声，正射中阿普蘭雅达的肩胛骨間，射了个窟窿，因此他向前仆倒在甜菜丛里。海吉“啊呀！”了一声，惊跳起来，接着，立刻弯倒身子，慌

① 尼古拉是聶克的完全的名字。

乱地躲到屋子后面。就在这个时候，狄克·席尔吞隐蔽在一棵紫丁香的后面拉上了弩弦，架在肩上，向森林瞄准着。

一张叶子也没有抖动，羊群耐心地吃着草，鸟儿也安静了下来。可是那里却躺着一个老人，背上插着一支一码长的箭；海吉扶着山墙；狄克蹲伏在紫丁香树丛的后面，静候着动静。

“你看到了什么没有？”海吉问。

“连一条小树枝也没有动过，”狄克说。

“我觉得让他这样躺着很说不过去，”伯纳脱脸色十分惨白，一面说，一面重新又犹豫地走了过来。“你注意着树林，席尔吞少爷——可要小心谨慎地注意着哪。圣灵赦免我们！这一箭射得可准呢！”

伯纳脱把老射手抱到他的膝上。他还没有断气，脸部不时地抽搐着，眼睛象机械似的一会儿睁开，一会儿闭上，脸上带着人们在痛苦中最可怕、最丑陋的表情。

“你听到我的声音吗，老聃克？”海吉问。“大哥，你在临死之前有什么话要说吗？”

“把箭拔出来，让我死吧，我向瑪利亞的名字起誓！”阿普蘭雅达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跟老英格蘭的缘分算完了。把箭拔出来！”

“狄克少爷，”伯纳脱说，“你到这边来，帮助我用力把箭拔出来。他倒宁愿死呢，可怜的罪人。”

狄克把弩往边上一放，抓着那支箭使劲地往外拉。一股鲜血涌了出来，老射手勉强地撑起来，又念了一遍上帝的名字，这才倒在地上，死去了。海吉跪在甜菜丛中，热诚地为死

者灵魂的安宁禱告。可是尽管他禱告着，他的思想显然沒有集中，他的眼睛始終注視着森林里射出箭来的那个角落。他做完了禱告，这才站起身来，脫下鉄手套，抹了一下那张惨白的臉，臉上滿是給恐怖吓出来的汗。

“唉，”他說，“下次該輪到我了。”

“这是誰干的，伯納脫？”利却問，手里仍旧拿着那支箭。

“天曉得，”海吉說。“他和我曾在这里搜遍了四十多个基督教徒的屋子和土地。他已經受到了一箭的报应，可憐的潑貨，至于我，恐怕离开受报应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但尼尔爵士干得太过份了。”

“这一支箭很奇怪，”小伙子望着手里的箭說。

“是的，我敢起誓！”伯納脫嚷着說。“黑的，就連羽毛也是黑的。老实說，这是一支不吉利的箭，因为据說黑色是預兆着死亡的。瞧，这里还写上字呢。你把血擦干净。看看那上面写些什么？”

“‘給阿浦尔雅达^①，約翰·鋤虐者敬贈，’”席尔吞念道。
“那是什么意思？”

“不，我不喜欢这个名字，”家臣搖着头說。“約翰·鋤虐者！对某些人說来这是一个赫赫有名的惡棍的名字！可是我們何苦站在这里当箭靶子呢？你抱住他的膝盖，好席尔吞少爷，我来扛他的肩膀，讓我們把他抬到他的屋子里去吧。这事情准会給可憐的奥烈佛爵士一个严重的打击，他一定会吓得

^① 即阿普蘭雅达之誤。